

暑期来临，“电子带娃”成不少家庭育儿常态，暗藏隐忧——

“电子带娃”代替不了暖心陪伴

史志鹏 单婧怡

傍晚6时，北京某商场餐厅迎来用餐高峰。一位妈妈为孩子点开平板里的动画片后，抓紧拿起碗筷吃饭；另一侧，一位推着婴儿车的老人，为了让哭闹的孙子安静下来，顺手将会唱歌的摇摆鹅塞到孩子手中，音乐响起，哭声戛然而止。

手机、平板、点读笔、各类电子玩具……暑期来临，越来越多的电子产品承担起陪伴任务，“电子带娃”成为

不少家庭的育儿常态。

今年5月，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倡议幼儿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替代图画书、玩具，引导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这让“电子带娃”再次引发社会热议。在电子产品越来越容易替代真人陪伴的数字时代，该如何守护孩子的童年？



江苏省南通市一家幼儿园的孩子们在使用点读笔阅读。

翟慧勇摄（人民视觉）

电子产品缘何成了“临时保姆”

“我也知道总看屏幕不好，但实在太累了，下班也想喘口气，放松一下。”回忆起自己的带娃经历，北京市的王女士无奈地说，从儿子2岁起，手机、平板、点读笔等就成了“哄娃神器”。一不给，就哭；一拿到，立马成“安静宝宝”。晚上睡觉前，孩子也会嚷嚷着用手机或点读笔听儿歌或故事。

“电子带娃”流行，是多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如今，双职工家庭占比高，家长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时间和精力十分有限；不少家庭由老人帮衬，隔代养育者往往体力有限，很难长时间陪孩子阅读、做游戏。”东北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院院长吕博坦言，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手机、平板、点读笔等电子产品，成了不少家庭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临时保姆”。

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工作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马金祥看来，“电子带娃”的最大优势之一在于“省事”。相较于阅读、做游戏和户外活动，打开一段音视频操作简便，却能迅速吸引孩子注意力。

一位湖南长沙的幼儿园老师介绍，其所在班上，不少孩子一到自由活动时间就围着问“能否看动画”，即使她把积木、拼图、绘本摆到面前，很多孩子也提不起兴趣。

吕博指出，一些地方线下育儿资源供给不足，家长缺乏低成本的线下陪伴渠道，有时只能依靠电子产品填补孩子空闲时间。

与此同时，电子产品也在不断降低着家长与幼教机构的心理防线。近年来，各种点读笔、早教机、学习App打出“启蒙”“益智”旗号，精心包装“早教神器”“情感替身”等话术，让不少家长认为，“既能互动启慧，又能寓教于乐”“虚拟陪伴也是陪伴”。一些幼儿园也用数字产品替代了图画书和玩具，甚至用算法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 and 评价。

吕博提醒，电子产品本身并非问题所在，关键在如何使用。在成年人陪伴下适度使用优质数字内容，养成良好的数字生活习惯，能帮助儿童拓宽知识面，也有助于数字素养的培养。

马金祥表示，屏幕对现在的孩子来说是生活环境的一部分，完全隔绝电子产品既不现实，也没必要。要发挥其积极作用，需要以下基本条件：一是年龄底线，2岁以下婴幼儿应尽量避免接触屏幕，2—5岁儿童每天接触电子屏幕时间不超一小时；二是内容筛选，必须是适龄、优质、无不良诱导的内容；三是成年人在场，电子产品只能作为辅助工具，真人陪伴对幼儿的成长无可替代。

被屏幕“哄住”的孩子失去了什么

很多家长都有类似体验：孩子可以连续盯着动画片看一个小时甚至半天，一动不动。于是，有人认为，这样长时间盯着屏幕，说明专注力不错。



朱慧卿作（新华社发）

贵州凤冈：

用文艺照亮留守儿童成长路

本报记者 黄 娴

20多人。”樊彪介绍，乐队的组建，让很多原本性格内向的孩子变得活泼，愿意跟大家交流，主动展示自己。

乐队成员李砚雪加入了聊天：“我想把我们的作品带上更多舞台，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目前，“打火石”乐队已累计参与演出数十场，从校园文化节到乡村文艺汇演，孩子们的歌声传到新建镇各个村落。

关爱留守儿童的阵地，正从课堂向更远处延伸。凤冈县构建起“童伴妈妈+专业社工+志愿者+基层网格员”多元化服务体系，建成标准化儿

童之家51个，提供课后辅导、安全教育、心理疏导等一站式服务，实现镇街全覆盖。

午后，凤岭街道石径村“山樾书社”里不时飘出问答声、欢笑声。书社创办人安凤忙着想看参加乡村公益美育成长营的孩子。“暑假村里不少孩子缺少专人看管，我们免费开设绘画、手工、书法、文学、写作等课程，陪伴他们度过一个充实快乐的假期。”安凤说。

2021年，安凤主动找到村里的小学，每周义务带孩子们读课外书、写童诗。她的课堂没有固定教材，教室常常设在山野、茶林、溪边。后来她又租下门面，建起130平方米、藏书6000多册的“山樾书社”。

从那时起，孩子们陆续拿起笔，把心里话写成了诗。打开手机，安凤念起一段：“夏天是个调皮的小孩，他会趁你熟睡的时候，把冰凉的桌子舔啊舔，舔啊舔，舔出了一个温暖的大火炉……”几年下来，她陪伴150多名乡村儿童创作了上千首诗。

这样的关爱，正在遵义更多角落生长。“十四五”时期，遵义市率先在全省建成青少年健康成长关爱服务中心，9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254个乡镇（街道）未保工作站、836个村（社区）儿童之家和20个儿童友好型社区落地……一张织织密密的关爱网，伴着乐声与诗意，稳稳托举起更多孩子的童年。

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西大街延伸段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工人忙碌。67岁的李生贵带着孙子，在施工便道上驻足观望。“这条路我走了40年，近几年却成了‘心病’。听说今年要动工了，真有点不敢相信。”话语间，老人有期盼，也有感慨。

这条全长仅540米的城区道路，是湟源县城东西向交通的“咽喉梗阻”。路面严重破损、坑洼连片，地下管网老化锈蚀，“重修”的呼声持续多年。然而，由于土地问题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项目一度在“推又推不动、放又不甘心”的反复掂量中被一延再延。

今年，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湟源县全面铺开，西大街延伸段改造被确定为学习教育“最好的一本教科书”。

“乡亲们在这条路上出行多年，心里积攒了不少难处，咱得把这事办好，不能让后辈再受这份不便。”湟源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煜坤介绍，县委将这路段的改造作为重点民生实事来抓，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实地调研、多方对接协调，逐一破解规划、土地、资金等堵点难点。按照规划，改造工程将同步完成道路拓宽黑化及雨水、污水、给水管网的全线更新，配套建设人行道、路灯、绿化等设施。

“过去总觉得，要干就干大事，要修就修大路。但实践告诉我们，群众评价干部有没有政绩，不只看修了多少条大路，更要看有没有修好那条回家的小路。”陈煜坤说。

西大街的变迁，并非个例。它是湟源县深耕“民生小事”的一个缩影。

时针拨回2017年。湟源县委组织部在调研中发现一个现象：不少村和社区反映，许多群众身边的“小事”，因“够不上大项目立项标准、村一级没钱办、乡镇一级没专项资金、县级部门管不过来”的尴尬处境，长期得不到解决，最终“小事”拖成“难事”，“难事”拖成“心病”。

面对这一基层治理“中梗阻”，湟源县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不起眼”的决定：每年从财政资金中挤出100万元，设立“民生小事”专项资金，专攻那些群众急难愁盼、不起眼但闹心的“小微实事”。

东峡乡灰条沟村，是一个易地搬迁安置村。依托惠民政策，村民们告别老旧民居，搬入宽敞明亮、整齐划一的新居。但搬进新居后，摩托车乱停乱放、服务中心线路损坏、休闲文化设施匮乏等问题，逐渐影响到村民的日常生活。当地干部通过常态化入户走访，精准梳理群众诉求，分阶段于2019年、2021年、2024年实施了摩托车停放棚搭建、综合服务中心线路修复提升、文化长廊建设等项目。一系列民生小微项目，让整洁宜居的新村不仅有“颜值”，更有“温度”。

近10年，1000万元，1000件民生小事。这些事，体量“小”、投资“少”，但群众呼声最高、感受最深、受益最直接。“我们办结的千件各类民生小事惠及群众6万余人，把群众身边的烦心事、揪心事，办成了一件件惠民便民的好事实事。”陈煜坤说。

从一盏路灯到一条小路，从一座车棚到一条长廊，湟源县持续将“民生清单”转化为“幸福榜单”。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唯有真正把群众“关键小事”当成“头等大事”，把“民生痛点”转变为“民生亮点”，方能以实干担当赢得民心，以务实成效书写时代答卷。

“少年讲给少年听”：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激活红色研学新活力

本报记者 李 琰



一位学生在认真端详开国上将杨至成使用过的棉帽与砚台。
黄文玥摄

今年暑期以来，各地红色旅游和研学实践持续升温，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也迎来研学客流高峰。站在展厅里为一批批中小學生研学团队讲述革命故事的，不少是和他们年龄相仿的少年志愿讲解员。

来自赣州市文清实验学校的骆圣烽，从小对革命文化抱有浓厚兴趣，在妈妈的鼓励下，自小学二年级起，他就利用暑假来博物馆担任志愿讲解员。不少小朋友听完他的讲解后，会追问课本里学过的革命故事，“像小油灯这些物件，在课本上学过，再来实地看到、听到背后的故事，理解会更深刻。”骆圣烽说。

井冈山小学六年级学生郭辰佑同样是在家人鼓励下加入志愿讲解队伍，已连续两年参加暑期讲解服务。“我希望更多小朋友和游客了解井冈山的故事，也希望通过讲解不断提升自己的表达能力。”郭辰佑说。

“近年来，青少年已成为馆内重要参观群体。2023年以来，来馆开展研学实践的青少年约80万人次。”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展厅服务中心中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介绍，面对持续增长的研学需求，博物馆不断完善志愿服务体系，创新红色文化传播方式，探索“少年讲给少年听”的宣讲模式，引导青少年在讲述中感悟革命精神、在传播中传承红色基因，推动井冈山精神代代相传。

目前，博物馆常驻少年志愿讲解员50人，每年暑期来馆学实践的少年志愿者约200人，形成了“小油

灯志愿者”“红领巾讲解志愿者”、大学生志愿者等多层次志愿服务队伍。他们接受统一培训后上岗，会结合自身理解和不同受众特点适当调整讲解词，使讲解更生动、易懂。比如，面对中小學生，主要从实际展品出发进行讲解，依托一面军旗、一罐食盐、一根扁担、一份入党誓词、一张交通证等代表性文物，将课本里的内容转变为生动可感的革命故事。

“相较课本上的文字，孩子听同龄人讲述革命故事，近距离观看革命文物，能更容易理解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从上海带孩子过来参观的刘女士说。

在黄俊峰看来，少年志愿讲解员既是红色文化的学习者，也是传播者。“当孩子们站上讲解台，他们不仅是在讲述历史，也是在理解历史。讲述的过程中，井冈山精神在心中扎下了根。”不少孩子听到少年志愿者的精彩解说后，主动加入讲解团队。

明年恰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100周年。据介绍，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将启动基本陈列、重点展项提升改造项目；新增情景演绎、红色歌谣朗诵、沉浸式互动等宣讲形式；依托红色基因数字资源库，让观众通过数字交互设备多角度浏览文物细节和历史背景，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参与感和体验感，让井冈山精神以更加鲜活、生动的方式走近年轻一代。

（黄文玥、赵若楠、尤颖、覃小优、郑慧娟参与采写）